



刻秦漢魏晉文選叙

明賜進士工部虞衡司郎中前監察御史

史歙湛塘王獻芝撰

夫文豈易言哉懸象著明風晴雨露天之
文也嶽峙川流草葩木秀地之文也以察
昔變則存乎天以化成天下則存乎人薦
之郊廟詠之都鄙則有聲歌上德之宣下
情之達則有誥疏文之切於日用奚啻水



火也三代盛時道明教成紀事為史垂訓
為經高厚配天地光明配日月運行配四
時天下之言文者宗焉周衰文勝縱橫術
數任俠聘智心壞於變詐俗漓於苟且先
王之教蕩然矣是烏用乎文也漢興去古
未遠文士迭興先王典章經制十存其四
苟有作者三代之隆可復也秦不師古焚
書坑儒相國者懼天下之議已也博士學

官猶存其槩是三代之遺也漢之渾厚去
其飾矣魏其漢之遺乎晉則傳其標矣下
此六朝之浮靡又盛而質衰世道奚賴也
吾友余生元復鄭君思祈雅尚前古有志
釐正廼取秦漢魏晉之文而選之取其事
關國體文足經世曰庶幾其經史之遺乎
洪子時正校而入梓將以存古備采也請
予序之夫畜以多識渙以生文非逞博而

懸奇也將以畜德而成化也秋水笑容色
香潤麗天巧之自然也風霆晦電山浪飛
花變化之奇趣也屹如砥柱麗若繁星有
定體也江漢朝宗衆星拱極機不息也神
解妙悟各得意而忘言狗象執物者泥辭
而忘味進退古今者身在堂上也出入造
化者濼天生意也若波支誕而失體狹淺
而尖新是買櫝而還珠也考古君子其裁

正之

嘉靖乙巳十一月望日

秦漢魏晉文選序

歙東谷山人余震啓撰

昔者聖賢之爲文非苟尚辭而已也達天人
之秘察運機之化明王霸之畧原雅鄭之端
於以統天地之心通倫叙之正而旁施道教
宣美風俗故文章者聖賢所以弘經制之則
執辭命之準也將以綜事甄物致遠成化也
理義以綱之度數以制之性情以本之見聞
以博之茲文之爲道所以爲經世之大業不

朽之盛事也孔孟之書六經三史之作江海
流而日月明彬彬乎煥哉人文之懿盡是矣
周自東遷以後迄於嬴秦大夫行人不采風
教人持弄瓦之辨家挾飛箝之術劇談曠論
回適不經雖渾雄簡易文有可觀而經術之
教亦寢以微矣陵遲至於漢代揚雄劉向賈
誼仲舒司馬遷相如班固之倫參貳經傳各
以文學相標蘭臺之述作東觀之圖書翩翩
奕奕文藝足徵及乎魏晉之間尚有能存其

梗槩者從斯而降道喪數窮侈靡浮誇沒而
不覺何文章之相違遠甚其橫流一至於斯
歟夫文質時異古今好殊亟變之術在審其
漸而已秦漢已下猶有三代遺言魏晉之交
亦庶幾乎兩京風度追蹤前哲貴能加之意
耳乙巳之歲鄭子梧野與予讀書山中涉覽
墳集伸列古今以源流浩漫非孤學能盡用
是搜采菁華總其大較上始秦漢下終魏晉
得文一百六十餘篇弘資多識補綴遺亡微

言邃論畧備於斯矣記著行事雖不能一一約之於道其亦精思之所絕極雄心之所想構乎洪生時正取而刻之固足以叙沿革章法式稽世代徵賢能也昔孔門設科文學不廢而以懿文德君子重之核道實之事明經傳之教由魏晉而上以有志於三代之英而反經正術建旨明歸人文之煥其在斯乎其

在斯乎愧予非雋穎而精討錙銖覈量文質不能遠盡其弘美無亦上尋夫賢士君子心力之爲姑以光啓之耳時

嘉靖乙巳十一月朔日

秦漢魏晉文選序

歙梧野山人鄭玄撫思祈撰

予自吳越歸來未數月復欲挾策遠遊以酬
尚平子之志吾友東谷山人謂予非其時也
乃留偕之天都社中以尋故業予語山人曰
夫士不得驅馳四方以延覽一世之英雋亦
當尚友千古取其昌言嘉謨而誦讀之庶幾
先達之精神丰度可以默契曠觀于几榻之
上豈徒淹跡丘壑若木石無所聞見也哉山

人以予言爲然于是相與搜集秦漢魏晉四朝之墳典採其理與志洽聲與思融文與神怡者幾二百篇置之座側每于登眺之暇風晴花月之候同披咏之聊以爲藝文之資云耳其徒洪子時正疑而問之曰肇自秦漢迄于唐宋其間能言之士無慮百億所謂人擅夜光家蓄騏驥均足以流芳當代蜚譽將來也今觀吾師若子之所採者如斯而已然則餘皆不足觀歟予曰噫嘻文豈徒以悅觀乎

哉古先聖賢凡觸于目而感于衷者鳴之以聲音達之以文理所以䟽其志慮摠其襟素匪俟矯揉錐琢之勞而自爾其煥發者矣不觀之天地乎日月之流光星辰之懸曜煙霞雷雨之出沒變幻皆天之文也而未嘗雕刻以爲之也峯巒之隱峙川澤之奔息草木羽毛之枯榮飛走皆地之文也而亦未嘗雕刻以爲之也是故唐虞三代之時風氣融而未洩民俗淳而未漓聖君良輔相效法簡易以

行其所無事故其宣之典謨訓誥至于都吁
咈俞之間者莫非播二氣之網氤萃五行之
靈秀渾渾噩噩人不得而窺其際焉故曰帝
王之文章天地之經緯也秦任刑名漢治雜
伯雖于二帝三王之道未之或逮然而去古
未遠也其詩書禮樂十存其半于鞭扑煨燼
之餘者一時信古探僻之士相口禪而家傳
之是以四百年間老師宿儒尋討于蓬蒿之
下忠臣謀夫吐納于廟廊之上逸民玄叟著

述于巖泉之幽騷客墨卿裁荅于竹帛之美
或從容慷慨而敷悉于章疏或對揚馳譽而
聯綴夫表牋或抒忠益通悃素以託之論難
書啓或圖情狀廣聲聞以寄之銘記誦讚其
辭飾其事周其旨綿邈而咀茹之者猶可以
想見唐虞三代之遺風焉所謂觀繪畫而思
太素之餘質食肥甘而知太羹之餘味者也
自是變而之魏流而之晉雖聲華規制漸不
古若然去秦漢之世亦未甚遠也而徐吳曹

陳爲之倡稽阮劉陸之徒從而繼之後先輝
映彬彬乎粲粲乎各以追蹤兩京其渾厚和
平之氣象髣髴于人目者至是未盡泯焉譬
之隄防將決尚有可壅之機窺其罅而亟圖
之奚啻如斯而已哉柰何蔓延不覺寢以成
風靡俗澆而文教弛馴至六朝窮極五季銜
多售博者浮誕而不經掇英摘秀者空虛而
不實率情緣物者俚俗而不華刻意構形者
卑削而不振達人哲士固以瓦礫硤硤視之

矣苟有志于斯文者舍是將焉適從哉洪子
于是欣然請梓之而屬予爲之序夫歲歷六
百世閱四朝翰圃藝林汪洋浩漫顧予思劣
卸匠明愧離師乃以管蠡之見即其低昂廣
狹而藿度之固難免乎海內之嗷嗷矣但仰
徵先哲俯契愚衷蓋有先得吾心之同自信
俟之而不惑者也然則當世有遐覽之英而
尚友夫千古者或將有取于斯乎或將有取
于斯乎時

才考漢委平又選名家其片一

陸賈

賈山

賈誼

晁錯

劉安

鄒陽

枚乘

董仲舒

司馬相如

司馬談

司馬遷

東方朔

李陵

桓寬

主父偃

嚴安

徐樂

終軍

中山靖王

吾丘壽王

魏相

王吉

路溫舒

楊惲

王褒

賈捐之

匡衡

谷永

崔寔

王符

梅福

劉向

劉歆

楊雄

嚴尤

班彪

班固

蔡邕

仲長統

劉梁

漢書卷之五十一

崔駰

曹大家

左雄

孔融

諸葛亮

荀悅

魏

徐幹

邯鄲淳

文帝

曹罔

常曜

李康

鍾會

楊脩

吳質

曹植

陳琳

阮瑀

孫楚

晉

夏侯湛

李密

張悛

皇甫謐

稽康

袁宏

王羲之

阮籍

劉伶

趙至

桓温

庾亮

劉琨

陸機

于寶

于賈

潘班

王粲

王粲

王粲

王粲

王粲

劉楨

劉楨

劉楨

劉楨

劉楨

劉楨

劉楨

秦漢魏晉文選名家世序終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一目錄

秦始皇

琅邪臺刻石銘

莊辛

幸臣論

魯共公

酒味色論

楚人

以弋說頃襄王

屈原

卜居

漁父

樂毅

報燕王書

魯仲連

遺燕將書

荀况

儒效

李斯

上逐客書

韓非子

說難

趙武靈王

胡服騎射論

魏無忌

諫魏王書

范睢

見秦王說

見秦王說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一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一

新安少川洪廷論校刊

琅邪臺刻石銘

秦始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

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措必當莫不如
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
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
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
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
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
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
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
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
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

于琅邪列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
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
母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
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
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
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
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
方實不稱名故不乂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
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
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

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幸臣論

莊辛

莊辛因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去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咸陽於是使人徵莊辛於趙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

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蚋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鱧鯉。仰嚼陵

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落。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磡。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

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栗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酒味色論

魯共公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

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溷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王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以弋說頃襄王

楚人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

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綰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射囓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溟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則從不

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日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郟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郟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鞞方三

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
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
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
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
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
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
復爲從欲以伐秦

卜居

屈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
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
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
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朴以忠乎
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鋏草茅以力耕乎
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
容俗富貴以媮生乎寧靜然高舉以保真乎將
啜訾慄斯啞咿嚚以事婦姑乎寧廉潔正直
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

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與
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
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
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俗溷濁而不清蟬翼
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
賢士無名吁嗟嘿嘿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
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
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
之心行君之意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

屈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
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
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
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
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波
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歎其醪何故深思高
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
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
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

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余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報燕王書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

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
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
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
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
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
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
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
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
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
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

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
寶車甲珍噐盡收入于燕齊噐設於寧臺大呂
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謙
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
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
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
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
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
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真

分辭得明

庶孽施及乎氓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索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䟽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遺燕將書

魯仲連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
 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
 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
 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
 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
 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
 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
 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

齊攻聊城首以易之形
也所宿強弩之末盡將
亦過平之高之數而遂
高之必決於聊城之禮
緊所以絕於將之禮

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
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
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
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
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
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
與聊城共據昔年之敵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
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詰彼燕國大亂君臣
過計上下迷惑粟腹誤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
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

此其又說燕一物之

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敵既
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
兵昔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
此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見於天下矣
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
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
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
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
亦指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
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

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鈎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

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
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
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
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
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
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
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
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
以假爲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

儒效

荀况

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
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
王之義也周公有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
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
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
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
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厭然
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李斯上逐客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
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
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
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
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疆百姓樂用諸侯親服
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
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
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
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

何時... 逐客...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疆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

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疆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說難

韓非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

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難。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

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亾。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

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

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汚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

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

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

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
 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入之情也今王
 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
 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
 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
 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
 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
 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
 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

〇見者〇不〇是〇者〇不
 〇用〇者〇

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
 意而老子深遠矣

以成胡服之功。使繆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昧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

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

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非社稷之神靈，則鄣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

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

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

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此兩者先生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

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治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

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信陵君諫魏王... 臣聞則不忠... 莫以聞則不忠... 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

信陵君諫魏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

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
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
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
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
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
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闡之
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
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
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
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

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不休矣是故
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
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
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
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
通韓上黨於共審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
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
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
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
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

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見秦王說

范雎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
范雎乃得見於離宮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
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
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
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
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
而為太師載與之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
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
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

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

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

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避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

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

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齊

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亦不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

是報魏... 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一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一目錄

陸賈

輔政篇

無為篇

賈山

至言

賈誼

過秦論上

過秦論中

過秦論下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二目錄
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晁錯

論貴粟疏

言兵事書

上守邊備書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二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二

新安少川洪廷論校刊

輔政篇

陸賈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

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缺覆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爲速，麗遲重者爲常。存尚勇者爲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爲貞良。邪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爲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

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亂，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恬美之味，踈嗑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以小治大。亂度于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知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堯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能不爲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于聖王者，誅過賢君者，刑遭允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僭亡齊而歸。

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耻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困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爲篇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乃有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

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丘阜生

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王。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做之。諛房闥。備廡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

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農夫
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
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
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
於身而已矣

賈山至言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
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
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
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
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
聽一夫大譁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
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
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

山之書
深後治證
子減

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為宮
 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
 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
 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
 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
 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
 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
 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
 成觀遊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
 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

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
 天殛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
 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
 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
 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
 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
 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
 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
 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
 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

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

見義而從之。所以未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醕。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

西漢中
子
最
善
德
者

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

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絃縣石鑄鐘虡，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繫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

且自何也勢若日長

李斯之說

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

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

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

高祖漢人治績又人傳
四終。

年帝之治而漢之隆續
書以用之其意一也

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溟吏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

子多... 亦於... 貴... 以... 之... 也

二月定明堂造大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噐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秦孝公... 崤函... 固守... 以窺... 周室... 有席卷... 天下... 包舉... 宇內... 囊括... 四海... 之意... 并吞... 八荒... 之心... 當是... 時也... 商君... 佐之... 內立... 法度... 務耕... 織脩... 守戰... 之具... 外連... 衡而... 闘諸... 侯於... 是秦... 人拱... 手而... 取西... 河之... 外孝... 公既... 沒惠... 文武... 昭襄... 蒙故... 業因... 遺策... 南取... 漢中... 西舉... 巴蜀... 東割... 膏腴... 之地... 北收... 要害... 之郡... 諸侯... 恐懼... 會盟... 而謀... 弱秦... 不愛... 珍噐... 重寶... 肥饒... 之地... 以致... 天下... 之士... 合從... 締交... 相與... 爲一... 當此... 之時... 齊有... 孟嘗... 趙有... 平原

惟政無私天下之士皆其人
而子不... 杜赫之傳...
其不免於敗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
齊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
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
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
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
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
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
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
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惟傳言動而厚又...
其傳...
中

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
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
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
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
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
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
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志士不敢彎
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
黔首墮名城殺豪俊牧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鋒鑄鏃一作鏃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倔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

而景從。山東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眾。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一

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興也。

論中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
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
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
是以諸侯力政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
罷_音疲_音敝_音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
元_音元_音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
此之時專_音守_音作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
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
民廢王道而立私愛_音權_音作焚文書而酷刑法先

應天人之士欲以必文然白
凡之故

以下歷知如星不守
國之天子天子似子如不
於故時初也

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
 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
 術也秦雖併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
 改是以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
 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并
 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
 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
 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
 夫寒者利短一作短而饑者其糟糠天下之囂
 囂一作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嚮

仁者應之篇法句仁者

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
 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
 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
 戮除去收斂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
 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
 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
 自新更節脩行去聲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
 盛史記作威德與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懽
 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
 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

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
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深刻。賞罰
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
而主不收卹。然後姦偽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
者衆。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
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
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
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
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
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
必無嚮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
易與爲非。此之謂也。

論下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

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
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
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
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
之世賢智并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
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
萬之徒逃此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
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
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
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

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
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
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四
海而身爲禽者其揀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
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
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
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
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
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
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聲平足而立掛口而不言是

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聲足而立掛口而不言是

以三主失道。爾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并失。故不長。義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陳政事疏

賈誼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

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
今同而加之諸侯執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
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
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
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
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
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
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
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
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遠

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
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
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
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
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
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
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
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
者辱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
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

臣之愚也
臣之愚也
臣之愚也

大抵皆冠血氣。左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承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蕩。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相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

此等主意在於玄默
星為而極高為不此也
所為也。此等下而之見
好也

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墮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息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

諉者曰䟽。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虜。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

後漢書卷之五十七

賢誰與領此。故䟽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歿旣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斃。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斃。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

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廬綰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

乃是要子行治道
必年

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并進而歸命天子。雖有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

秦漢晉魏文選卷二

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又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指愾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病。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跋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跋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

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

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
辟且病。非夫辟者一而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
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
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
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
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
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
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
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
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

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
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
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
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
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
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
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綫以偏諸。美者
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
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

此正女年 13 2

璧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
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
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頰廢人孽妾緣其
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
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
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
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湏時
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
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
長大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息并心於進

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
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
箕箒立而誅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
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
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
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
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
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
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
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

公帝用此二軍自為
深之實生馬之志也
少也

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
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
盜者剽寢戶之簾舉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
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
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先至者
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
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
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
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
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

其所以曰道之失是夫
道之未已也也道之
去不遠也也

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
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
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筦子曰禮義廉
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
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
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
人并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虛今四
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
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
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

又事釋道視澤不制
野之平也而實生極力

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

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其身體。傅傳之怠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

此三少之職也。保其身體。傅傳之怠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

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
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
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
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
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
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惠則聖智在位而功不
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
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
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

得矣此五學者旣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
下矣及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
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
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
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
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
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
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
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
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

以長父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
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
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
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
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
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
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
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
三代之所以長父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
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

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
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
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
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
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
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
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
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
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

文章章
余所於
訓道示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
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
所○為○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
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
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
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
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
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
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

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
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
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
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
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
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
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
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
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
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

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

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

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髡髡笞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虐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无忌噐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繡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繫面吞炭必報襄子

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
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
致忠行出辱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
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
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隼詬亡節廉耻不立且
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
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
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
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

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
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
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
謂不廉曰簞簞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
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
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
斥然正以諍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
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毳纓盤水加
劔造請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
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蓋而加也

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意嬰以庶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

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義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言其累物而財上高而
食米石之象印也
半而子之象也

論積貯疏

賈誼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織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之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

兩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
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
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
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
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
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政治
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并舉而爭起矣廼駭
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
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

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
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

論貴粟疏

晁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
 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
 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
 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辟湯
 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
 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
 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
 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
 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

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
輕煖饑之於食不待其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
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
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
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
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
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
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
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
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

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
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
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
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
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
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
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
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
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

早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
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賣田
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
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
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
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
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
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
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
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

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
惡非迂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
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
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
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
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
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
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
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
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

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言兵事書

晁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以錯之說又之治兵也
其之傳也子公孫也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
 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
 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
 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
 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
 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
 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
 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
 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鉞

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
 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
 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
 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
 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
 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
 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
 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
 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此四者兵之至

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也。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天道同

的則匈奴之革筥木薦，非能支也。下馬地，戰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也。以大事，也以大為小，以疆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危事也。以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

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

上守邊備書

晁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䟽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

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
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
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
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
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
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
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
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
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
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

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
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
獸於廣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
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
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
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
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
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
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
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

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隴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子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子

